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Oliver Twist

〔英〕狄更斯—著 美勋—编译

雾都孤儿

开明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Oliver Twist

[英] 狄更斯—著 龚勋—编译

雾都孤儿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都孤儿 / (英) 狄更斯著; 龚勋编译.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17.7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ISBN 978-7-5131-3493-4

I. ①雾… II. ①狄… 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47234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雾都孤儿

WUDU GU'ER

原 著 [英] 狄更斯

编 译 龚 勋

责任编辑 王成凤

出 版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 10008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出版社负责调换货 联系电话: (010) 88817647



爱的真谛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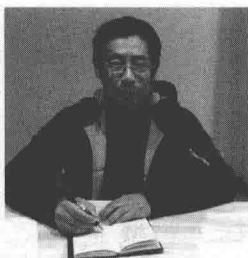
一个人，如果没有深挚的爱和仁爱的心，如果对以慈悲为原则、以博爱为宗旨的上帝不知感恩，那么他是绝对得不到幸福的。

——英国作家 查尔斯·狄更斯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名家典译书系”

名家编译委员会



纪江红

北京人，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历任进出口工业贸易翻译、外企市场开发工程师、广告设计公司业务经理、DM媒体执行主编、出版公司总编辑等职务，主持编译了《世界十大名著》等大型丛书，个人译著包括《设计中的设计》《白》《奢侈：爱马仕总裁回忆录》等。

| 丛书翻译总顾问 |

丛书编译者（部分）以下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 程培耕 著名中小学教育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郭彦甫 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研究生毕业，资深翻译
- 黄林亚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高级翻译
- 李凡 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毕业，资深翻译
- 李辉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教授
- 林清源 北京语言学院英美语言文学系博士毕业，高级翻译
- 鲁西 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后，资深翻译
- 罗永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博士，资深翻译
- 倪晓卿 社科院世界文学比较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 吴丽萍 知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教授
- 吴勇岩 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 尹正斌 外交学院国际教育学博士毕业，高级翻译

译序

狄更斯（1812—1870），19世纪英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其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老古玩店》《双城记》等，这些小说对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描写尤其出色，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因此，狄更斯被誉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狄更斯幼时家境不错，曾在一所私立学校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他12岁时，家庭突遭变故，父亲因债务问题而入狱，狄更斯也因此被送到伦敦的一家鞋油场当学徒。后来，由于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使家庭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狄更斯才得以重新回到学校。15岁时他从威灵顿学院毕业，随后进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之后又转入报社，20岁时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他开始在很多刊物上发表文章，而真正使他在文坛成名的，是183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是他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堪称体现其个人风格的力作。

《雾都孤儿》创作的年代，正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此时，英国面临着飞速的经济发展及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工业革命高潮迭起，各种科技发明与技术创新为国家经济带来了活力，但是，在这经济繁荣之下掩盖的却是广大工人阶级的贫困与不幸。

《雾都孤儿》写于《济贫法》通过之时。《济贫法》允许穷人接受公共援助，却要求他们做繁重的劳动；而为了阻止穷人依赖公共援助，济贫院甚至逼迫穷人承受难以想象的苦役。因此，许多穷人宁可去死，也不肯接受公

共援助。在《雾都孤儿》中，狄更斯以写实笔法抨击了《济贫法》的种种弊端——它没有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却对最无助的底层民众施以残酷的压榨，从而揭露了社会上层和资产阶级的虚伪、贪婪、卑琐、凶残。狄更斯满怀激愤和深切的同情，在文章中真实展示了底层民众的悲惨处境，并以严肃、慎重的态度描写了初步觉醒的劳苦大众的抗争。同时，他还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豪情讴歌真、善、美，呼唤更合理的社会制度。

本书小主人公名叫奥利佛·推斯特，即Oliver Twist，而Twist带有“扭曲，弯曲，使苦恼”的意思，暗示着小主人公命途多舛，前路坎坷。可是小主人公从未因自身的不幸而失去善良秉性，在黑暗而冷漠的社会环境下——身陷贼巢并屡遭迫害、冤枉，他却始终怀着一颗纯洁的心，出淤泥而不染。

故事不仅对小主人公的形象描写生动，对各个配角的形象刻画也很精彩：冷漠贪婪的邦伯尔、阴险狡诈的费金、生性凶狠的塞克斯、慈善和蔼的布朗诺，都令人印象深刻。作者通过对他们的神态、动作和语言进行描写，来突出他们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可谓纤毫毕现。在描写盗贼、妓女等特殊人物时，狄更斯甚至还使用了行业黑话。作为一代文学大师，狄更斯当然没有直接使用这些黑话，而是进行了艺术加工提炼，使其既符合人物的各自身份，又不显得粗鄙龌龊、令人反感。

狄更斯堪称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在他的作品中，语言文字雅洁醇正，讽刺、幽默、夸张等艺术手法运用自如、娴熟出色。不过，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关系，原著中的许多词语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略显晦涩，不易理解。为了贴切地还原作者的写作意图，保持原著的语言风味，译者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可谓斟词酌句，力避纰漏和谬误，希望这部译作能使广大读者尽享英国文学大师的文字之美，得到高尚的艺术熏陶。

目录

第一 章 讲述奥利佛的诞生地及出生情况。	001
第二 章 介绍奥利佛的成长教育和衣食住行。	004
第三 章 叙述奥利佛几乎得到了一份差事。	015
第四 章 奥利佛有了新工作。	022
第五 章 奥利佛结识新同事，第一次参加葬礼就提出了自己 的想法。	029
第六 章 奥利佛不堪忍受师兄诺亚的凌辱，奋起自卫，诺亚 大吃一惊。	037
第七 章 奥利佛的反抗。	042
第八 章 奥利佛赶往伦敦，在途中结识了一位古怪的小绅 士。	048
第九 章 快活老绅士及其徒弟们的若干细节。	053
第十 章 奥利佛对新伙伴的品行有了新了解。本章虽不长， 但很重要。	058
第十一章 治安推事其人以及他的一个办案实例。	061
第十二章 奥利佛得到悉心照料，再谈谈快活的老绅士和他的 年轻朋友们。	067

第十三章	向读者介绍几位新朋友和他们的一些趣事。	073
第十四章	奥利佛住在布朗诺先生家，以及一位老先生对他外出办事做出了一番预言。	079
第十五章	快活的老绅士和南希小姐是如何宠爱奥利佛的。	085
第十六章	奥利佛被南希小姐领走之后。	090
第十七章	奥利佛霉运缠身，一位重要人物前往伦敦败坏他的名声。	097
第十八章	奥利佛在那些良师益友的教诲下如何度日。	103
第十九章	一个值得注意的计划被制订出来。	109
第二十章	奥利佛被老费金托付给赛克斯先生。	115
第二十一章	远征。	121
第二十二章	盗窃。	125
第二十三章	邦伯尔先生和一位女士进行了一番暧昧谈话，可见一位教区干事也有多情的一面。	130
第二十四章	本章叙述一件非常乏味的小事，但它在本书中相当重要。	136
第二十五章	本章继续讲述费金先生和他的同伙。	139
第二十六章	在本章中一个神秘的人物登场了，还发生了许多故事。	145
第二十七章	本章为前一章中被抛在一旁的女士赔礼。	154
第二十八章	本章接着讲述奥利佛的遭遇。	158

第二十九章 简要介绍一下奥利佛投奔的这户人家。	165
第三十章 新来的探访者对奥利佛的印象。	168
第三十一章 关键时刻。	173
第三十二章 奥利佛与好心的朋友们开始过幸福生活。	180
第三十三章 奥利佛和朋友们遇到了一次意外挫折。	187
第三十四章 介绍一位青年绅士和奥利佛的一次奇遇。	193
第三十五章 哈里·梅莱与罗茨小姐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	199
第三十六章 本章虽然很短，却很值得一读，它是上一章的续篇，为后文留下了必要的伏笔。	205
第三十七章 在本章中，读者会看到两个人在婚前和婚后的感情有何不同。	208
第三十八章 邦伯尔夫妇与蒙克斯先生的夜间会晤。	214
第三十九章 几个体面人物再次登场，蒙克斯和老费金进行了 一番密谋。	220
第四十章 一次奇怪的会见。	229
第四十一章 本章包括若干新发现，意外之事接连发生。	234
第四十二章 奥利佛的一位老相识来到伦敦，即将大展其才， 成为公众人物。	240
第四十三章 本章讲述插翅神偷如何落难。	246
第四十四章 到了本该向罗茨小姐履行诺言的时刻，南希却违 约了。	252

第四十五章	诺亚受费金指派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57
第四十六章	约见。	260
第四十七章	致命后果。	266
第四十八章	赛克斯仓皇出逃。	272
第四十九章	蒙克斯和布朗诺先生终于会面了。	278
第五十章	追捕与逃亡。	284
第五十一章	本章解开了若干疑团，并议定了一门亲事。	291
第五十二章	费金的最后一夜。	300
第五十三章	大结局。	306

第一章

讲述奥利佛的诞生地及出生情况。

在英国的某个小城——对该城的大名还是不说为好，我连假名也不愿给它取，原因无可奉告。此地和其他无数的大小城镇一样，在那里也有一个古已有之的公共建筑物——济贫院。本章提到姓名的那个人就出生在这所济贫院里，具体日期无可考证，反正这对读者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至少在目前阶段是这样的。

我倒不是说，出生在一家济贫院里，此事本身乃是一个人所能指望得到的最幸运的事。但是我要明确指出，对于奥利佛·推斯特来说，能够在这里出生——或者说，能够出生，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

不瞒你说，当奥利佛·推斯特降生的那一刻，真让人怀疑他能否在这个举步维艰的世界上活过三分钟：他连维持自己的呼吸都困难，尽管这是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每天都在进行着的、极为平常的、几乎不会注意到的活动，但是对刚出生并且身体十分虚弱的他来说，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活动仍然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

这是奥利佛·推斯特人生中的第一场斗争：小小的他躺在一张小小的硬板床上，不停地喘气，有好几次差点喘不过气来。周围可没有成群的热心的大娘大婶与细心的专业助产士来帮助他，要知道，这可是在济贫院！在他的身边，除了他的母亲，只有两个人：一位老护士，还有当地一位忙碌的医生。

这位老护士早已被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啤酒灌得醉醺醺的，哪里还知道应该怎么照顾刚出生的婴儿？而这位医生，也只是照例行事罢了，奥利佛存活与否并不会对他的收入有所影响，他怎么会在意奥利佛能否活下来呢？

于是，奥利佛只能自己躺在床上，不停地挣扎、喘气。不知道过了多少个回合，小小的奥利佛终于在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胜利了，他的呼吸渐渐平稳，小小的身躯迸发出一声响亮的啼哭。他用最直接的方式，向这家济贫院里所有的人宣告着自己的到来——这个教区从此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多了一个新的“包袱”！

奥利佛刚刚以这一系列活动表明自己充满活力，可以在这世界上自由呼吸时，躺在锈迹斑斑的铁架床上的年轻女子艰难地抬起了头，这是刚刚生下小奥利佛的女子——他的母亲。

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头发被汗水溻湿，胡乱地贴在脸颊上。她尽力地想把自己的头抬起来，却没有了多余的力气。她开口说话了，声音十分微弱和模糊：“请把我的孩子抱过来，让我看一看我的孩子吧，只需要看他一眼，我就可以放心地死去了。”

医生正站在附近的壁炉边，一会儿烤烤手心，一会儿又搓搓手。听到这个女子说话的声音，医生走到小奥利佛躺着的硬板床边把他抱起来，走到女子的身边，语气和善地对她说：“可别说死，你现在还说不上死呢！”

那位医生将小奥利佛放进了女子的怀里。女子怜爱地抱着孩子，用没有一丝血色的、冰凉的嘴唇深情地吻了吻孩子的额头，双眼凝望着孩子，似乎是要把孩子的样子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脑海里。然后，她胡乱地看了看四周，终于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浑身颤抖着倒了下去——她死了。

医生和老护士连忙用手去摩擦她的双手和太阳穴，又双手合十在她的胸口按了按，但是这个女子已经永远停止了呼吸，心脏不再跳动。

医生和老护士只能说几句安慰的话——那些安慰的话脱口而出，看来已经在心里准备很久了。

“完了，太太，她还是死了。”医生说。

“唉，可怜的孩子。”老护士一边说，一边从枕头上捡起那只刚刚在抱孩子时掉下的绿色玻璃瓶的瓶塞。

医生开始整理自己的衣服，穿上外套，一边戴手套一边说道：“这个小家伙，身体太虚弱了，应该会折腾上一阵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给他喝一点牛奶或者燕麦粥。”医生戴好了帽子，准备离开。他还没走到门口，又停在了床边，打量了一下女子，说：“这姑娘长得挺美的——她是从哪里来的？”

“昨天晚上，教区贫民收容处的长官吩咐人送来的，”老护士回答说，“她被人发现的时候正倒在街上，脚上的鞋子都已经磨得破破烂烂、不成样子了，应该是走了很远的路。不过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更没人知道她要到哪里去，没人认识她。”

医生弯腰看了看，拿起死者的左手，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我明白了，没有戴结婚戒指，果然又是那种事啊。唉，晚安。”

医生站起来掸了掸自己的衣服，出门吃晚饭去了。醉醺醺的老护士看了看手上的绿色玻璃瓶，又呷上了两口，然后坐在了壁炉前，准备给刚出生的小孩子穿衣服。

小奥利佛的身子现在就被一张毯子裹着，他还没有自己的衣服，这是他出生后唯一用来遮蔽身体的东西。没有穿衣服就意味着没有被打上标签，你可以说他是贵族的公子哥，抑或是乞丐的小孩。可当他被老护士穿上一件因为年头太久而显得发黄的粗布罩衫时，一瞬间，他的人生就有了定位——教区济贫院的孤儿，注定吃不饱、穿不暖，没人关心和怜悯，就算是挨拳头和谩骂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小奥利佛的哭声依然响亮，如果他现在有意识，明白了自己的身份，能够想到自己今后要过艰难的日子，自己的命运全得看教区和济贫院的官员们的心情如何，或许他会哭得更响亮。

第二章

介绍奥利佛的成长教育和衣食住行。

接下来的八个月或十个月，奥利佛没有尝过一口母乳，他是用奶瓶喂大的。这个嗷嗷待哺、一无所有的孤儿，需要一个女人来单独照料，于是教区当局一本正经地询问济贫院，能否腾得出一个可以单独照顾小奥利佛的女人。济贫院在严肃地考虑了本院的情况后，谦虚而恭敬地回答说，实在是腾不出来。慷慨的教区当机立断，决定把奥利佛寄养到距离济贫院三英里以外的专门的济贫所——“育婴堂”去。

在这里，小奥利佛可以每天和另外三十个孩子在地板上滚滚爬爬，从来都不会有穿得太暖或者吃得太饱的麻烦，因为负责管教工作的曼太太在照顾这些小东西方面非常有经验，并且对他们体贴入微。她知道怎样照料这些小孩子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她也知道，吃得太多会撑坏这些小孩的胃，这对他们简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了让这些小家伙得到最好的照顾，每个小孩每周有六个半便士的教区补贴，但是曼太太每周只需要花七个半便士就能完全满足所有孩子的饮食。剩下的补贴，曼太太理所当然地留给了自己。她发现这样做，花费在孩子们身上的钱比教区拨下来的费用少了许多，而余下的钱可以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曼太太对“马儿不吃草，也能跑得好”的哲学思想深信不疑。

虽然曼太太信奉这套哲学思想，但是在训练孩子们靠坚持吃低劣的少量食物而生存的实践中总会出现一些意外：有的小孩病倒在床上起不了身，有的

小孩走着走着突然掉到了火坑里，还有的小孩在喝水的时候突然呛得喘不过气来……只要出现以上情况中的任意一种，这些小生命就会到另一个世界，与他们从未在世上见面的先人们团聚去了。

甚至有时候，她在把床架子翻转过来时忘了观察，不知道床上还有一个小孩子，一时失手把他一起翻了过来；又或者是给孩子们洗澡的时候太忙碌——小孩子太多，也太闹腾，一不小心就会把其中一个孩子烫死了。虽然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但陪审团和教区的居民们也许会突然对这件事揪住不放，这意味着济贫所会吃官司，还要在打官司的时候面对陪审团提出的一些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和居民们的联名抗议。当然了，这些举动对于济贫所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教区的医生对尸体的解剖报告和济贫所干事的庄重的誓言和证词会证明济贫所并无过错。

负责监管孤儿寄养事务的理事会总是定期来检查孩子们的健康状况。每次他们来之前，都会提前派干事来通知一声，所以他们总能看到收拾得干干净净、妥妥帖帖的孩子们，让人感觉十分赏心悦目。

在日复一日的饥饿中，奥利佛·推斯特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九个年头。在这种寄养制度下长大的孩子能有多强壮呢？如你所想，他长得非常瘦弱，脸色苍白，个子小小的，比同样年龄的孩子矮了许多。他能活到自己生命的第九个年头，还得感谢这里的伙食太差，不然奥利佛哪里能有这样吃苦耐劳的精神呢？或许还要感谢曼太太不时地毒打，这对奥利佛养成刚毅的品格可是极有用的锻炼。

无论怎样，今天可是他九岁的生日，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庆祝生日的地方是一个煤窖，陪着他的还有两位客人——他和那两位客人一起喊肚子饿，然后就挨了结结实实的一顿打，最后被关在了这里——就是这个煤窖。

正当曼太太准备再用拳头给奥利佛送上一个刻骨铭心的“生日礼物”的时候，她抬头看了一眼，顿时被窗外的情景吓了一大跳：只见教区的干事邦伯尔先生站在花园大门外，正在努力地打开被锁上的小门。这可真是让人措手不

及，因为干事并没有提前来通知这件事情——这不符合惯例，她还没让人把孩子们洗洗刷刷一番呢！

“天啊，邦伯尔先生，真的是您吗？”

曼太太把头探出窗外，一脸惊喜地说着，然后又转过头来对着屋里的助手说道：“苏珊，快把奥利佛和那两个小家伙带上楼去，把他们都洗干净，快！哎——哎呀——邦伯尔先生！您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可大腹便便、脾气暴躁的邦伯尔先生并没有因为这一番殷勤的问候感到高兴，更没有做出同样亲切的回答。相反，他狠狠地摇了摇那扇小门，感觉不够解气，又顺势踢了一脚，这可真是充满气势的一脚，除了教区的干事，还有谁能踢得出来？

在这期间，三个关禁闭的小家伙已经被转移到了楼上，曼太太这才急匆匆地跑了出来：“哎！看我，这一天天为这些孩子忙得头晕眼花的，忘了这门是从里面闩上的，都怪我，都怪我！我这就来给您打开，来，邦伯尔先生，请进吧，请进，请进。”

“哼！”邦伯尔先生可不会为这一番伴随着屈膝礼的邀请言辞而感动，他教训道，“曼太太，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把一个为了教区收养的孤儿而来到这里的教区公务人员锁在花园门口干等着，自己一直在房子里不出来，是很礼貌的行为吗？这样做合适吗？难道你忘了，你是济贫所的工作人员，是领着薪水的吗？”

“这可就是您误会我啦，我亲爱的邦伯尔先生！真的，我只是在给孩子们说，是您过来了，孩子们可喜欢您了呢，他们知道您来了都可高兴啦！”曼太太恭恭敬敬地说。

邦伯尔先生正为自己得体的谈吐和高贵的身份感到自豪，曼太太的回答又让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份得到了认可，这样的场面让他非常满意，他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行啦行啦，曼太太，我知道啦，就算是你说的那样吧，就勉强算是那样吧。现在，你就领我进屋子里去吧，我还有重要的事跟你说。”他的语气缓和